

田宇:行走在音乐的世界

周逸敏 文/图

向左?向右?读南京师范大学?还是上南京艺术学院?

1993年高考后,田宇面临着人生之路的一大抉择。

在恩师的指导下,他最终选择了南师大。虽然没能成为一位专业的二胡演奏家,却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艺术之路。多年以后,当他培养的学生考取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他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田宇的父亲酷爱音乐,淮安农村一个贫农家庭的孩子,竟有这样的奢侈爱好,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异类”。父亲是田宇最崇拜的人,父亲会吹笛子,会吹唢呐,会拉二胡,会弹键盘,还会唱歌。父亲手把手教他吹笛拉二胡,田宇从此与音乐与二胡结缘。

吹拉弹唱,田宇最喜欢的还是二胡。四年级时,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父亲在乡供销社给他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把二胡,用去了28元的“巨款”。有了琴,田宇就成了“琴痴”,没日没夜地拉,高中时住校,只要有空余时间就拉琴,宿舍就是他琴房。每周六没有课,他起码要练到次日凌晨两三点。

田宇的文化课很好,数学更是出类拔萃。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十分看好他,没想到的是田宇执意要考文科,报考艺术院校的二胡专业。那年头,整个县城都不知道还有一种大学叫音乐学院,更没听说过二胡专业,班主任气得扯开嗓门大吼:“不准你走歪门邪道!”

校长施积斌倒开明,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向素不相识的南师大音乐系主任郭琰教授写信介绍田宇。郭教授与施校长素昧平生,居然就认真回了信,说可以到南师大一睹。

施校长带着田宇和他父母,一起上了南京。著名二胡教育家、演奏家、南师大音乐系主任沈陆教授听了他演奏后的评价是:“音准、节奏和乐感都很好,也有处理音乐的意识,缺点是拉琴方法不规范,基本功偏弱。”沈教授对症下药给他开出“药方”,正式艺考前田宇用高中时期每天8小时以上的疯狂苦练拉齐了与“正规军”的差距。田宇在南师苦读4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当时的常州师范,再后来院校合并,他就成了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的音乐老师。

田宇心头还燃烧着一个指挥家的梦。田宇南师读书时,经常参加江苏省民乐团合奏演出的经历,让他领略到合奏之美,由此对排练、指挥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工作几年后在常州师范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他顶着南艺的“中国乐器演奏”专业在职研究生名头,跟随省民乐团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王爱康学习指挥。王爱康先生也是从实践的路径“登堂入室”的,两人有共同语言,很谈得来,说到



田宇在指挥

关键之处也是心领神会。由此,田宇也对西洋管弦乐团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学习相关的指挥艺术。

机缘巧合,通过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陈春园教授的介绍,他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张国勇教授结缘。张教授说:“你可以先听听我的课。”于是他每周一乘高铁赶到上海,从下午1点直到7点,旁听专业课程,指挥艺术的大门缓缓向他打开。

就像是命运中的安排,没多久,常州市文联组织专业人才师徒结对活动,经张国勇教授同意,田宇正式成为他的校外弟子。

这样的学习让他在指挥、作曲和演奏方面全面发展,也很快让他尝到了甜头:2016年成立的常州歌舞团民族乐团,他任常任指挥,当年随团到美国访问演出。因为有华人、华侨来观看,并一起演唱,美方临时提出加演一个“静夜思”的节目。“静夜思”是根据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创作的作品,乐团以前从没演过。原定的演出就在次日下午,美方无疑是出了一道高难度考题。他们只把旋律给了田宇,要他编配成一个合奏作品。“外事无小事”,田宇施展出平生所学连夜写成了各个声部的合奏谱,第二天上午排练,下午就搬上了舞台,观众热烈的掌声说明了一切。

田宇同时还担任常州青年交响管乐团指挥,常州天宁凤凰民族乐团团长、指挥,经常带着团队征战各大比赛,斩获各类奖项。

2017年9月,在王爱康老师的指导下,田宇指挥常州民族乐团参加第三届江苏省文华奖比赛,获得音乐类节目最高奖“文华优秀节目奖”,这是我市第一次斩获这项大奖,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2018年8月、2021年10月,田宇指挥刘海粟小学民族乐团夺得第六、第七届江苏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器乐比赛一等奖;2021年,田宇指挥常州青年交响管乐团在第十四届全国管乐优秀团队展演中斩获最高奖“示范团队奖”,他个人荣获“优秀指挥奖”;2024年在常州市中小学艺术展演器乐比赛中,他指导的学校成绩斐然;同年,他在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被授予“杰出贡献奖”。田宇一手打造的“韵河国风少儿民族乐团”成为孩子们追求音乐之美的舞台,创办的“美在心中”音乐会已成功举办两届,被多家媒体报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也为常州市中小学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

身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副教授,田宇觉得还有很多的专业领域要去探索。他说自己也经历过“狂”的阶段,当年毕业分配到常州,科班二胡出身的“专业选手”,常州寥寥无几,他觉得自己学到的就是最正确的。但名家大师如王国潼、闵惠芬大师等的演奏,渐渐让他领略到专业学习永无止境。

思维深处的体认,让田宇深刻领悟到民乐与管弦乐在艺术表达上的截然不同,有了乐团指挥的经验,再来体会民乐

器乐协奏曲、独奏曲的艺术性,就有了全新的认识。教学生也形成了自己的“独门秘籍”,他会让学生去听带伴奏的音效是怎样的,乐器的声音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合奏里的声音与独奏完全不同,协奏曲是独奏声部与乐队共同完成,缺一不可。而单纯教乐器的老师大多没有这样的概念,宏观思维效果独特。

田宇的教学成果相当突出。在他的指导下,多名学生在全国及省市级比赛中获奖,比如2018年夏秋全国二胡小金钟奖大赛斩获新人奖;首届湖力杯全国二胡邀请赛分获儿童组金奖(唯一)和银奖;2019年第四届敦煌杯全国二胡大赛在相应组别获得三金一银四铜;2022年第五届敦煌杯全国二胡大赛获各组别独奏和重奏类金奖五项(含金奖第一名一项),入选全国二胡小金钟奖专业组和业余组各一名;2024年江苏省小茉莉花二胡比赛获新星奖一位、新秀奖两位、新人奖一位,一位学生被省音协选送参加中国二胡小金钟比赛;今年8月的中国音乐小金钟奖二胡展演比赛中,仅有的三名常州籍选手分获专业组新星奖、专业组新人奖和非专业少年A组新人奖,这3名都是田宇的学生。

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田宇的学生涵盖了幼儿、少年、成年人,他也从这多样化的教学中体会到了教学的乐趣。

田宇感激父亲,感激高中时的校长和南师大的老师,感激在他成长道路上一路扶持帮助的每一位领导、老师和朋友。

洗手做羹汤

余朝洁 文/图

可是欧元。不是我舍不得钱,我是在利用她的舍不得,用钱提醒她,她会对自己格外小心一些。

她把剔肉的成果拍给我看,一满盘。手还是划破一点,用碘伏消毒。她拿不准这个肉炒洋葱还是彩椒,我建议用洋葱,洋葱下饭。还建议一部分煮汤,放蘑菇和番茄或者番茄酱。她问为什么煮的汤总是不浓,我说如果要浓汤,需要更油的肉,或者土豆煮熟之后捣烂,再回汤锅边煮边搅拌,也可以加牛奶或者奶油。

我说到这里,她就跟我讲了一件在学校的小故事。

一次,导师马丁叫她去休息室吃东西,大家都来吃。平常大家在休息室吃自备的午餐,午餐都非常简单,所以她觉得可能中国人在吃上面花的时间真太多了。休息室有茶、咖啡,马克杯、盘子、叉子、勺子、筷子俱全,这次多了一盘漂亮的蛋糕。女儿热爱蛋糕,当然就吃了一小块。

好吃吗?我问。她说,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那么漂亮的蛋糕,味道一言难尽。我说,所以,汤里边加牛奶或者奶油,就?

她说,就一言难尽了。因为大家都自备午餐,所以,女儿继续着做饭的日常,不做就懒得吃,或者吃一些一言难尽,还很贵。她说她常常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但是大家都吃得很少,午餐一个面包加一点点酱,晚餐一点点酱加一个面包,比起我们的四菜一汤真是太多了,所以身材都很好的。女儿去过中餐馆,买炒面,拍了照片给我看,我觉得不像炒面而像炒蚯蚓,模

样色泽都可怕极了。于是她换了一家店买炒饭,不拍照片给我了,她说怕我评价。然而即便没有了我的评价,后来她也不再去买中餐。她说中餐需要买吗?自己做的不就是中餐吗?

休息室里蛋糕不常有,大家去是为了稍事休息,喝杯热茶或者咖啡。喝完了,杯子放进洗碗机即可。一次女儿喝完咖啡发现洗碗机放满杯子,便问珊迪怎么办,珊迪说,自己洗。女儿正在洗刷刷的时候,浩克问她为什么要洗杯子,难道不是放在水池里吗?女儿疑惑了。恰好看见导师马丁,马丁正在和一位看上去就是教授的教授走过来,她就上前询问导师关于杯子的问题。导师原以为学生问的是学术问题,所以迟疑了好几秒,终于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生活问题,遂热情地回答,放在水池里,秘书会收拾。但是认真的珊迪仍然坚持应该自己洗……

她会做肉圆了。她做的炒牛肉看起来很有食欲。土豆买得太多,有一周她一直在吃土豆。

做饭原来是好玩的游戏,所以冰箱里囤了四种肉,来不及吃。什么?贵?才5元钱,欧元也是元嘛。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女儿从洗衣房回来,视频半个小时,她说,圣诞节时候集市上的热酒装在靴子形状的杯子里,新年时候集市上的热酒装在小猪形状的杯子里,猪在欧洲同样象征富足和幸运。哎呀洗衣服时忘记把口袋里的纸掏出来,她哇呀呀,说,一言难尽啊。

虽然生活中有些一言难尽,我还是因为女儿骄傲。我总是为女儿骄傲,不为其他,就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迟到的幸福

肖声

江苏中天钢铁队终于又登上全国女排超级联赛的最高领奖台,夺冠了!

当吴梦洁高点强攻的最后一球应声落地,姑娘们再也抑制不住激荡的心潮,场内场外的队员们都紧紧拥抱着,跑啊跳啊,尽情地释放、挥洒已经积压了四年多的泪水……

何为“积压了四年多的泪水”?

这就得回眸四年多前,中天队与金牌擦肩而过的痛苦一幕了。

2020年12月7日,全国女排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二场开赛。此前,由巅峰时期的张常宁领衔,龚翔宇、刁琳宇、王辰玥、许若亚、吴晗等组成的江苏中天队的老朽来说,很残酷——不管我多想到现场观战,也绝无可能,只能守着电视机看比赛。

比赛开始,没出意料,实力超群的中天队第一局又毫无悬念地赢了。可就在第二局又顺风顺水之际,晴天霹雳,刁琳宇踩在天津队李盈莹一只过网口的脚上,重伤倒下了。看着小刁被痛苦地抬下场,老朽的心也碎了。余下的比赛,天津队反败为胜夺冠。

中天队痛失冠军后,我在“排球星空”微信公众号撰写了《四年的汗水不会白流》的点评稿,文末说:“既然一支成熟强大的江苏中天女排已经屹立在紫金山麓,就别怕没有用武之地。实力放在那,翌年西安全运会见真章!”

2021年全运会,作为中天队的忠实球迷,老朽虽已年逾八旬,仍独自一人从常州飞到西安去观赛,想在现场欢庆中天队卫冕(注:上届全运会中天队首次夺冠)。

我在现场目睹了实力强大的中天队过关斩将,以六战全胜的骄人成绩挺进决赛。决赛那天早餐时,我喜滋滋地询问老朋友张常宁的爸爸张友生:“今晚金牌总不会旁落了吧?”张友生脸色冷峻地反问我了一句:“昨

晚你没见宝宝是如何打球的?”他这一问,啥意思?噢,半决赛的慢镜头在我脑际闪现了出来:张常宁的左腿上,绑着一圈厚厚的金属护具呢。张友生告诉我,跟上海队半决赛前,宝宝膝盖的旧伤就复发了,昨晚她几乎是以命相搏,总算以3:1拿下了。但今晚能不能上场还两说呢。

一盆冰凉的水灌顶而来,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晚上,我心沉重地和常州市体育局的李晓华坐在一起看决赛。眼见张常宁拖着十几斤重的护具根本跳不起来了,这球还怎么打?心疼啊!她是站在地上跟最强敌天津队打完这场毫无胜算的决赛的。球输了。终场时,张常宁却笑容可掬地与天津球员一一握别,又拐着瘸腿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当观众席上爆发出自肺腑的呐喊“张常宁!张常宁!”时,老朽也血脉贲张,泪中带笑,情不自禁地融进声浪吼了几嗓子:“张常宁!”

目睹“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夤夜不眠,给“排球星空”微信公众号划拉了一篇《假假赢了真真》的小稿,宣泄了一通心中块垒才罢休。

这个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去年10月底一直要打到今年的3月初,漫长的赛程,对所有参赛队伍都是考验。已经锤炼成一支老中青完美结合、边攻实力突出和板凳深度厚实的全华班中天队,在这个赛季中虽也遭受过伤病潮的袭击,但主教练施海荣巧妙地运用“动态轮换策略”,为后程发力储备了韧性,打败了众多拥有强力外援的球队。战到与上海队的总决赛时,中天队火力全开,威猛无比,终于如愿以偿重登冠军领奖台。其中,吴梦洁的势如破竹,龚翔宇的关键球把控,两位小副攻的突然爆发,吴晗神奇的八连发,都成为夺冠的重要砝码。尤其是老将张常宁教科书式的发、扣、拦、垫、传的全面发挥,更成了两胜上海队的定海神针,被球迷传为神话。

我看了这届联赛的全过程,其间,有赏心悦目的享受,有意兴阑珊的畅快,也有撕心裂肺的痛楚,但最终是如佛如童的感悟: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历经九死十八难赢得的金牌,虽迟到,却更让人泪目。

故乡的味道

陈翔

在常州,可能没啥感觉。只有到了外地,才会思念起家乡的美味。

我虽只是到了邻省浙江,却已有许多饮食差异。

去年冬至隔夜,有朋友从家乡来,带了胡葱和豆腐,于是我欣然“咕噜噜”地煮了一锅家乡菜,才解我的思乡之情。原来常州以外的地方没有这道菜,而且胡葱也不是到处都有卖。跟家乡来的朋友暖暖地吃了顿饭,温暖持续了好多天。食物,有时候是最直接的抚慰,极具治愈功能。朋友回去后,多下来的胡葱被我送给同事了,因为没有“十三太保”的豆腐、胡葱,似乎就失去了原有的滋味。

冬天的日子一天天在过,转眼就接近春节了,好不容易回常州一天一宿,就赶紧买了回芽菜、绿豆芽、豆制品等可以做家祭菜食材,做好“万一”在浙江过年的准备。

年夜饭的家祭菜,也正是老常州人过生日会烧的如意菜面浇头,这,仿佛也是常州所独有的。家祭菜,因为会在春节期间吃,所以第一是如意,选用号称金镶白玉板的黄豆芽,加上油生腐、油面筋、油结、百页丝等豆制品,考点还会加焖得腐笃烂

的笋干丝,再用号称“红嘴绿鹦哥”——碧绿的菠菜点缀。当然也有用咸菜碎提鲜的,烧一大钵头。大年夜要吃,年头上也总要搽一碗上桌。有时候隔开一条街,用的食材就会有差别。尤其是年后,吃几口家祭菜,比大鱼大肉还抢手,那蔬菜的鲜美,搭泡饭可是一绝。浙江等地也有类似的菜,唤作“八宝菜”。

小时候吃过的菜,是长大后能解乡愁的念想,所以每个人心里那“妈妈味”便是日常菜品在身体里深深的烙印,这些温暖的家祭菜,就是家人的爱!

爸妈的餐桌上还常有甜白酒,“双桂坊甜白酒”的吆喝声早就听不见了,但那一口甜糯带早的味道总是不时地诱发思乡的情绪,于是我便开始每天中午吃上一勺酒酿,偶尔酒酿元宵也成了我与家乡的链接。那天跟爸爸闲聊,爸爸说早在解放初期上海“大世界”就有“常州酒酿元宵”的招牌小吃,因其“元宵如玉粒,甜有桂花香”的独特风味深受喜爱。得,我还歪打正着,原来基因里的家乡味道早已经根深蒂固了。

春天来了,我又开始想念故乡的豆腐汤了,尤其是汤里那只有故乡常州才有的豆斋饼。



女儿史冰颖会在家做饭了,这个家,是她在维也纳的出租屋。不久前,她开始了在维也纳大学气象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访学生活。

我很详细描述她那带卫浴家具具的小小一人间,以及拉开窗帘就能看见的小山,近空飞翔的鸽子。

我也很能想象最初她笨笨地在洗菜池旁边切菜,经过一个半月之后稍许熟练。她会买土豆,维也纳的土豆比较小,不仅是土豆,超市里卖的蔬菜都不大,大概是为了保持比较嫩的口感而不让蔬菜长得很大。小土豆一切四,这是我教她的,我怕她切破手,也怕她做饭用时过长,叫她不必去切丝切片。她喜欢吃蘑菇,超市里永远有蘑菇卖。极其漂亮的可以生吃的彩椒她会买,也是切成块。她切菜的样子总体上仍然笨拙,但是很认真。这些都是我的想象,我和她一起生活的十来天里,是不要她做家务的。

我回国后的第一天,她烧了茄子,问我酱油为什么不

上色。我说因为不是仙鹤酱油。

开头几天,她对一顿吃多少的分量把握不足,烧了一锅牛肉炖土豆胡萝卜,吃了三顿。第一顿吃的是腥气,因为忘记放去腥的黑胡椒和香料了。第二顿补上调料,据说味道尚可。第三顿她已经不想吃了,但是舍不得欧元,一点不剩地吃完。她一直说好好好贵什么都贵,一直在做欧元换算人民币的算术题。直到圣诞节和同伴上街浅浅地逛一圈,大概受到同伴感召,终于不太在意“欧元很贵”这件事了。

感恩节的前一天,她买了火鸡腿,那么大一个家伙。我说,好家伙,要一口大锅煮烂,才能把肉拆下来。

她说,我生切,慢慢切。

我描述我们的对话也只能用她说我说,微信聊天,没有表情、肢体语言、环境。

我说,可别把手切破,去医院花的